

吳
晗
輯

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

中
華
書
局

明倫彙編家範典

卷一百一十五

肅宗元年乙卯（清康熙十四年，一六七五）起
肅宗四十六年庚子（清康熙五十九年，一七二〇）止

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 十

中華書局

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下編卷三

李朝肅宗實錄

計六十五卷，起顯宗十五年（清康熙十三年，一六七四）八月，至肅宗四十六年（清康熙五十九年，一七二〇）六月。

肅宗實錄一

顯宗大王十五年（清康熙十三年，一六七四）甲寅，八月己酉十八日顯宗大王昇遐。甲寅，王世子卽位於仁政門。乙卯，以清平尉沈益顯爲告訃、請諡、承襲兼謝恩正使，閔著重副之。

九月己巳，院相請對，許積曰：「今番二度使臣以宗室駙馬差出矣。麟坪大君之爲使臣也，孝宗大王特送中使護行。其後大行大王於宗室駙馬之行，不廢其規。而卽今國儲蕩竭，刷馬一匹之調發亦難。今此二行，請勿送中使。」上可之。積又以使行醫官減一人，使臣盤纏及所帶譯官減省事自上。上從之。清使到弘濟院，領議政許積往見，還白於上曰：「國恤初喪，迎勅闕庭用樂未安，陳而不作之意言于勅使，則所重在不可不動樂云。廬次距闕庭不遠，迎勅

動樂時，或有移御之所，則姑爲少避何如？」上曰：「此時動樂，誠有所不忍，而渠既不許停樂，則予豈無暫避之所乎！」辛巳，戶曹判書閔維重以開城府今年失稔，且三經清使，請減束伍米五斗。從之。丙戌，正言李宇鼎啓曰：「大僕買馬，例在節使之行，而一匹之價，逾於十家之產，貴遠物而費財用，實非聖朝之美事，請令停罷。」上從之。

十月癸巳，請大行大王諡於清國，以昭獻。明德有功曰昭，敬憲、夙夜儆戒曰敬，行善可紀曰憲。獻肅，獻上同，正已聰明睿智曰獻。三望備擬以送；許積、金壽恆等所定也。戊戌，咸鏡道甲山鎮東堡權管移入於雲坡新設之

堡，陞爲萬戶。移置同仁堡於甘坪，古雲龍兩堡之間。又以魚面堡移置於厚州，而萬戶李尙植陞爲僉使。從觀察使南九萬之請也。

十一月丙寅，以福昌君楨爲謝恩兼冬至正使。

陳慰兼進香使靈愼君滢等還到山海關，因

先來馳啓曰：「紅螺山土賊事，臣等入來時既已馳啓，而牛莊以西，人丁稀少，家舍空虛，人皆荷擔而立矣。瀋陽甲軍圍住紅螺未數旬，得以勦捕云。賊勢初不鷗張，而驚動如此者，豈以南方事殷，東方盜又起，瀋陽之路恐爲阻絕而然耶？初到館所，使譯輩私問于漢人鄭國卿以南方事，則答以『南方若有捷報，則輒卽印出頒示；至於敗報，皇帝親自開見，只與皇后父率哈及兵部尙書密議之，諸王諸大將亦或不得聞。但東華門夜不閉以通南撥。且皇帝年少性急，近因喪患兵亂，心氣暴發，不能自定；諸王諸將亦無智慮之人，吾輩不知死所。』申金之奴楊姓者，言于譯官張炫曰：『吳三桂立朱氏後，渠方在雲貴地，使鄭、耿兩將水陸相抗，三桂已據

有南方三省之地，而處處起兵應之。』又有漢人曲科年七十，素與張炫親密，言彼中事曰：『南方勝敗，姑未詳知。皇帝嘗有東西兩皇后，所謂西后，蒙王之女，東后漢人之女。而惑於黑舍氏，黜西后於本國，有娠而往，聞已生子。請兵於蒙古，得正軍一萬四千，送于南方，戰陣死亡及不習水土死者過半。蒙古既憾其女之被黜，兵馬之折傷又如此，心懷忿恚，前頭事無可慮。』楊姓人又來言張炫曰：『往于王子家，江西提督王姓人，領兵一萬投附三桂之報適至云。』又言：『吳三桂使鄭、耿兩將專力於江西，而九處分路，大張兵威；清兵不能防遏，連續請救。』大通官張孝禮等問于譯輩曰：『本國地方，距福建幾何？福建兵禍，不無延及於本國之慮。海防器械，曾無修治否乎？』譯官答以『我國曾不通路，何由知福建之遠近；而器械雖欲修治，無上國之令何！』孝禮曰：『何不陳請上國乎？』譯官輩答以『自我先請，有所不敢。自上國有令，可以修治矣。』通官金德之附耳密謂張炫曰：『兵部以吳兵日盛，欲取用朝鮮鳥銃之意，已達於皇帝；而以國王新薨，姑待請封嗣王後，可以取用』云云。譯官問曰：『只請鳥銃，而不請放銃之兵乎？』云？則答以：『此則未有聞。』故仍令譯官探得兵部題奏，則果如所傳。』壬申，引見大臣備局諸臣，上曰：『進香使先來別單，有請兵之語，將何以處之？』領議政許積曰：『若只求軍器，則無辭可防，固當從略給之；至於請兵，則事甚難處。檄烏、錦州之役皆送兵，此則出於萬不獲已，猶有可諉。今者吳三桂擁立崇禎之子，再造大明，我乃興兵助伐，非但義理之所不忍爲，雖以利害言之，清國之勢，似難久保。大明興復』

之後，若有問罪之舉，則無辭自解。若慮此不從其請，則清國雖疲，制我則有餘；以數萬兵侵軼我疆域，則將何以待之？彼果若請兵，則我以丁丑後專拋兵政，加之以饑饉，兵民散亡，無以調發之意具奏以送，則使臣必有繫繫殺戮之患；而如是往復之際，可以觀天下形勢而處之。」左議政鄭致和曰：「大明之恩，何可忘之！向者錦州之役，或曰『寧以國斃，決不可從』，或曰『皇朝遠隔，而虎狼迫之，豈可不從』，終以若干兵助之。今依領相之言，陳奏得請則大善，彼既發言，終無抗拒之路，到此地頭，實無善策。我國人心，善爲騷屑，不必預先煩論，臨時講定可矣。」禮曹判書權大運曰：「我無自強之策，而不從其請，則彼以一枝兵臨我，其於目前之急何哉？」知事柳赫然曰：「夏間勅行，其來甚急，先朝慮有請兵之舉，問臣以海西兵額，而有許給之意矣。吳三桂舉事，名正言順，我當乘此機會，以雪丙丁之耻，而乃反送兵助伐乎？但不從令，則便是生釁，自量兵力後可爲之耳。」右尹申汝哲曰：「當知天下之勝負，然後可決此議。」刑曹判書吳挺緯曰：「先朝爲宗社、爲生民，既有定計，有何他策。」刑曹參判南九萬曰：「孝廟以來，三十年治兵以待如此事機，以此軍兵，以此器械，豈可反應彼人之索乎？」修撰任相元曰：「寧以國斃云者，堂堂正論。而國事異於匹夫，以我國人心兵力，不可遽爾絕和；而送兵助伐，義所不忍。不計數三輩使臣之殺死，姑以難從之意，懇辭哀乞；設令終不得已從之，奏文俱在，可以有辭於他日。」承旨鄭維岳曰：「自古國家之興，必乘危亂之勢。若於今日先講自強之策，豈非急務乎？」積曰：「臣所陳緩禍之計，正是自強之策也。」

江都古爲保障之地，今有難恃之勢，而海寇則尤不可防也。西路城池，不能任意修築，今番別單，通官張孝禮有城池修築之問，移咨兵部，陳請修治，則必將見許。」上曰：「速成奏文，付諸使行可也。」九萬曰：「西路兵事，不至全廢，何必咨請然後爲之。且今欲以久不治兵將塞彼請，而預請治兵，未知其可也。」積曰：「今有北漢築城之議，而猶以彼人爲難，西路治兵，豈可任意爲之乎？」赫然曰：「脫有事變，無可駐蹕之所。北漢山勢險固，四面阻塞，獨有洞口一路，築役無多，且是都城咫尺之地，雖有倉卒之變，軍兵器械，人民蓄積，可以避入無遺，形勢之便，莫如此處。宜速講定修築之策矣。」上曰：「然則修築可也。」積曰：「臣等相議久矣，上意旣如此，當令備局堂上一人往見形勢後，措置之方，可以次第議定矣。」乙亥，刑曹參判南九萬上疏曰：「頃日引對時，諸臣欲因海寇可慮之勢，以措置防備之意，咨請於北京。而此有所不然者，彼之不信我，亦如我之不信彼也。春間告計使之入去也，遼藩之人，虛傳朝鮮人來襲，日夜恐懼，及使价之入而後始定。當此時若猝聞我國治兵之請，而且聞吳三桂檄書海船往來之說，則彼必先疑我之相通矣。彼雖用事南方，不能興師，而馳一介之使，查問詰責，則不但所請之不遂，並與我可爲者而廢之矣。彼中方欲請我軍器云，必將又請軍兵。我之所以答之者，將以丁丑約條之後，器械不修，軍兵不鍊爲辭。而今若一發治兵之言，則彼將曰『當此時治兵，有〔何〕不可，可速詰爾兵，來助我』云爾，則我將以何辭拒之乎？彼人旣不疑我而詰問，又不因此而請兵，只許我治兵之請，則幸莫大矣。而亦有不可者：三南、

京畿、原襄、咸鏡之城池器械操鍊等事，爲與不爲，在我而已。惟黃海、平安畏忌廢棄，而至於點視軍兵，修補器械，間亦爲之，不必得請而後方可措手。獨修治直路城池，當待得請。而三度勅行，五度使行，在於一年之內。前度吊祭冊封兩勅，又將繼來，而兩道飢荒之慘，甚於他處。設令彼人許我之請，決無動聚築城之勢，不須預爲之請，先示張皇之勢。設令國家真有克詰戎兵轉弱爲強之事，亦且隱閉藏匿，不使敵人有所窺測，況於初無一事之措處，而先出治兵之虛聲哉！雖使使臣探知彼中之情，然後呈之，而使臣之所聞，不過衙譯而已。此類豈有參聞朝廷之大議而預知乎？只聞衙譯口頭之言，徑先呈之，惹起事端，則有害無益，莫此爲甚矣。今朝廷之所當爲，不待請而可爲者尙多。先舉實事，而後此虛聲，今日之急務也。」許積白于上曰：「咨文事曾已稟定，而南九萬以此爲危。南方事雖不請於彼，自我猶可從便爲之，若或以咨文之故而生事，則自我可爲之事，亦不得爲之矣。其疏今下備局，而臣亦追思之，九萬之言是矣。以此致責而勅使出來，則事多可慮。今番使臣探知彼情而來，然後爲之，亦似未晚。羣議皆如此矣。」上曰：「依爲之。」壬午，上引見大臣備局諸臣，回還陳慰使靈愼君濬、進香正使閔點、副使睦來善亦入侍。上問北京事於點，點曰：「槩聞南北相持，屢戰而清兵多敗，盡發寧古塔、瀋陽之兵；敵兵若近北京，則想有土崩之勢矣。臣等持方物入闕，有一女子持酒饋譯官曰：『北京夏間有朝鮮興兵入來之說，吾屬將欲避亂，使价頻來，今無憂矣。』以此推之，彼之不信我國可知矣。鳳凰城、蓋州衛將欲築城云，臣愚以爲不獨慮鄭錦，亦必疑我

而然也。且聞清國欲借我國之鳥銃，或疑其並借軍士，而臣意以爲少徵兵則無益於渠，多徵兵則必不引他國之精銳入其腹心，決不徵兵矣。」許積曰：「天下事概可知矣，其於我國無備豫之策何。北漢築城事，論議不一，大臣亦有不可者。欲遣解事者往審形勢而來矣。爲今之道，莫若令諸道州郡邑城好則仍築之，山城好則增脩之，脫有緩急，民兵各入其城，則此實禦敵之良策也。故相臣李沆，臣與之甚善，每言關防事，願問于柳赫然，赫然曰：『臨津有赤壁，上下三十里，真天險也。其下洛河十里之地，略有冰合處，而洛河之下，卽大海也。赤壁以上，大路不過三四處，使江原監司添湖西忠州之兵塞之，洛河冰合處，使忠清兵使與長湍府使防之，則敵兵不敢越臨津以東矣。』」金錫胄曰：「杜兔山之路，塞臨津之口，則敵不得犯京師矣。」上曰：「諸道築城及臨津關阨事，并依爲之。」

元年乙卯（清康熙十四年，一六七五）

正月己巳，上命小宦以疏本一道授承旨曰：「此乃司業所進先朝留中疏也。」承旨鄭維岳受而讀之。按：此疏見顯宗十五年七月癸亥。其他辭說，亦多張皇。又自稱周餘遺民，漢中布衣，隱然自比於諸葛

亮。讀時〔尹〕鑄請解釋文義，維岳且讀且釋。積與鑄又從傍辨論，上但端拱以聽，自午漏至哺乃訖。積曰：「日勢已暮，鑄所進冊子，則請待明日講論。」庚午，上以尹鑄所進冊子授承

旨鄭維岳。維岳且讀且釋，一如昨日之爲。鑄極言武剛車制之可用。金錫胄曰：「戚繼光贊武剛車之利，以爲『不秣之馬，有足之城』，敵虜之策，誠莫如車戰矣。但車戰利於平地，而我

國則無廣野，此爲難矣。」鑄曰：「不然，獨輪則雖險路可行，顧我國不當用乎？」維岳曰：「鑄言是矣。」許積曰：「此不過一將之事，不必詳論。」錫胄曰：「當以大義爲心，而不可先出虛聲。卽今民力已竭，而朝廷大亂，必定此二者，然後他事可爲。爲國之道惟在財用任人，欲理財則當先節儉，至於用人，試之以事，隨才調用，則人各盡其才矣。」丙子，領議政許積、刑曹堂上三司入侍，上出示奏請使狀啓曰：「北京危急矣！」積曰：「此等傳聞，不可盡信。然相持之久，則北京勢必難支。吳三桂之子，果爲太極獃子之婿，而與之同心，則尤似危急。木柿蔽海，亦是遼野之虞。」上又以李壽慶所進小札示積，積曰：「麗朝果有此患，而迎勅之禮，不可廢之。兵曹總府則以此意申飭無妨，至於兩西，則若有事變，何以不防守也。然分付帥臣可矣。」壽慶曰：「近日天變，適與故事相符，故有所陳達，而臣言不驗，則國家之福也。」蓋是時吳三桂起兵於南方，圍打城邑，勢頗強盛，清人屢敗，使臣狀啓，蓋得之傳聞之言也。鑄之陳筭、壽慶密啓，皆據此爲說，而其實則外假虛名，內濟其私，非有真心實意，必不得已之計。且其所講畫者，有同兒戲，只可供識者之一笑而已。以此謀國，亦云殆矣。癸未，翌日備局引見，上出尹鑄疏，俾畢前日未盡之說。又論車制事。積曰：「此則當問于主兵之人，總戎使之意何如？」金萬基曰：「其制何如？所駕者以馬乎，以牛乎？」鑄曰：「不駕牛馬，上載兵器，前挽後推。」萬基曰：「當造幾何？」鑄曰：「萬乘足矣。」萬基曰：「難矣，旬日之內，何能造萬乘乎？」赫然曰：「扶胥大車也；武剛則獨輪，一人可運。衛青以四車自衛；馬

隆以車載糧，出塞三千里，平涼州。其制路狹則挾之，平地則張之，其制俱在，實是行師禦敵之美器。而臣試造一車，八日始畢。所入物力頗多，且常時無用處，藏置爲難。」鑄曰：「臣亦試造一車，一株之木，可造二輛。人可乘，物可載，豈無用處？若如喂養戰馬，則藏置何難！苟利於國，何計物力！」上曰：「予意亦恐其徒費物力。」赫然曰：「鑄未嘗當事，故易言之耳。」鑄曰：「臣年垂六十，亦豈專昧利害而爲此言乎？若非此器，則南蠻北狄無以禦之，只將金帛屈膝而事之乎？」上曰：「此豈然哉！雖無車戰，豈不能禦敵乎？」積曰：「三代有車，而數被戎狄之禍。漢時無車，而匈奴欺塞，尹鑄之言過矣。第其制亦非不美，先令兩局試造數三輛宜矣。」上從之。上曰：「頃者金徽言兩西軍政修治之意，未知何如？」積曰：「臣等近日所講究者此事也。」鑄曰：「今日之憂，唯在於鄭錦之猝迫海邊，清虜之充斥西路。前秋虛警，亦非無根之事。以此告急於清國，請得繕治兵事。且我服事清國，鄭錦之所嘗疑而忿之者也。今與吳三桂合力，其勢甚張，恐有聲罪致討之患；一介浮海，以致誠心，似不可已。頃者水原儒生李啓祥上疏，自請渡海。如此之人，特加嘉獎，則必有繼起之人。瞭望一事，亦宜申飭。」積曰：「奏請一欸，前頭使行，可以付送。沿邊瞭望，亦已分付。而至於鄭錦，則其祖芝龍初叛大明，竊據海島，在我爲賊，何以相通。」鑄曰：「彼既共扶朱氏，必有仗義侵我之意。我今通好，則是坐却十萬兵矣。」積曰：「鄭錦不知何如人，亦未知的在何許。萬頃滄波，何處可尋乎？若誤泊於清國之界，則必生大禍。且朝廷雖乏人，若可通使，則寧許一儒生之自

請乎？李啓祥亦知朝廷之不送，故渠敢自請矣。」鑑曰：「徽欽時朱弁自請使金，全節而還。聞其所居，與我國不遠，一介相通，何害之有？」〔權〕大運曰：「此非一人之私事，何爲強爭至此！」鑑曰：「只陳所懷而已，何敢與大臣相爭乎？」積白上曰：「啓祥之疏，漏泄可怕，留中不答可矣。」乙酉，前秋使臣沈益顯、閔著重、書狀官宋昌等，至是還自清國，上引見，許積亦入侍。益顯曰：「彼中事大異於前，臣等實去諡號三望，皆不得周旋得請，不勝惶恐。」積曰：「己亥年亦不能周旋。此非使臣之過。」益顯仍陳所聞曰：「張勇乃吳三桂義子，爲太極獐子之婿，今年與太極同歸三桂。且高原守王輔臣，有絕人之勇，叛附三桂云矣。」上曰：「自外視之，形勢何如？」益顯曰：「關外發丁赴戰，民居殆空，道路怨嘆。皇城未見乘馬之人，行者亦少於前。朝參時班列，僅如我國陳賀時。百官及軍兵餉料亦減半云。紅螺山近千之賊，僅捕老孱七八十名，餘皆入據醫閭山，出沒劫掠，遼民極以爲憂。且頃者遼民虛警，我國導鄭錦入寇，至有避亂者云。遼河以東，望海亭以上，設防守十餘處，各置五人瞭望云。」積曰：「此乃疑我也。木柿之說信乎？」益顯曰：「聞關內有識者之言，海邊木柿蔽潮而來，疑鄭錦在近地造船，故沿邊一帶，另加審察云矣。」丁亥，尹鑑進曰：「兵車一事，柳赫然以藏置爲難。而退而思之，一車當用十人，十人相替看守，外方則出給民間，用以輦載，則不患藏置之難，請及時造作。」檢討官李夏鎮亦言：「防馳突，禦賊騎，無逾於此，我國西路用之尤切。」上曰：「既令造之，觀其制度，則可以知之。」鑑曰：「頃日李壽慶所陳彼

人接待之事，預宜講定。」金錫胄曰：「麗朝雖有此患，今則事勢不然，壽慶之慮太過。」鑑曰：「是果慮外之言，而新服之初，何必對大羊屈拜。」上曰：「不爲迎勅，則彼必生疑。」錫胄曰：「有越王待夫差故事，何必乃爾。」鑑曰：「臣意則欲令彼人疑我矣。中國皆叛，而我獨臣事，何以有辭於他日。」承旨權大載曰：「我雖有所爲之事，固宜秘之。既無所事，而使彼先疑，乃危道也。」鑑曰：「內修外攘，合爲一事，汲汲圖之，可免後時之悔。自前郊迎，亦有贈賂不行之時，臣不欲上親行。」上曰：「自強之策，及今可爲，而封王之勅，何辭不爲出迎乎？」清國三勅牌文出來。

二月辛卯，引見大臣備局堂上。許積曰：「西路治兵，尹鑑固請咨文，臣意亦嘗如此。前頭付送謝恩使行之便否，更議于諸臣何如？」上命各陳所見。吳挺緯、權大運以爲可。柳赫然以爲不可。金錫胄以爲「臣意欲更量形勢爲咨文，略與赫然之意同，不必移咨，自可治兵。」積曰：「西路治兵，不可不告，彼雖勢弱，足以制我。以呈文生梗，則責在使臣；以咨文見輕，則憂在朝廷。或咨或呈，令使臣觀勢爲之，何如？」上從之。積曰：「今番使行，大臣當往。」上曰：「左右相引入，卿獨在朝，若又出使，誰與爲國？以他朝臣差送。」丁酉，右副承旨尹鑑、戶曹判書吳挺緯請對，命許積同入。鑑又申前說，請勿拜勅，與積、挺緯相難，其言大而無當。挺緯曰：「臣嘗問尹鑑曰：『迎勅時，自上若行拜禮，君何以自處？』鑑答曰：『主上若不從吾言，而終至屈膝，則吾何以獨不拜？』臣答以君言如此，絕勝於曩時學者。」指宋時烈等也。相與爲謔。

語矣。」積曰：「今不出迎，彼必生疑。」鑑曰：「若生疑而動兵，則正好乘機。我國自有十萬精兵，兩西糧餉，亦可易辦。不十日可據瀋陽。瀋陽既舉，則關內震動，事無不成之慮。」蓋鑑外假伐胡之名而出脚，故強爲此高談，以掩人耳目，非實語也。上曰：「自強之策，當先講究。而今不出迎。彼必生疑，日後之患，何以收殺？」鑑曰：「方今外有三事：北伐一也，渡海通鄭二也，與北絕和三也。內則嚴宿衛一事也。凡此數者，若不汲汲圖之，則禍患必至。」上曰：「迎勅時當以何服耶？」積曰：「迎勅時服黑色袍，吊祭時服衰經，私覲服白袍。聞天使時，則雖私覲，不敢用白袍。」鑑又言：「服黑袍拜犬羊，何以存養此志？此若不從，猶足以起彼人之敬憚。」積曰：「此亦迂闊之言，仍以黑袍爲定。」是日鑑與積辨論，言辭俱厲。丙午，引見大臣備局諸宰。許積曰：「勅使已渡江，尹鑑以服色事爲言，而館所至禁白衣難與相爭。至於迎勅時用樂一節，前秋吊勅之來，以梓宮在殯，苦口力爭，則渠以爲新皇帝卽位，成服必作樂爲之云。無可奈何。今番亦令遠接使開諭，而彼人每以我未知禮答之，無言可說矣。」上曰：「觀勢爲之可也。」己酉，統制使申瀏辭朝，上引見，命以繕舟楫，鍊士卒，以備不虞，仍問所欲言。瀏纔遞黃海兵使，陳西路軍兵器械，三十年廢棄之餘，束伍一萬五千，太半闕額，而全拋技藝；各邑軍器，舉皆朽鈍，脫有事變，無以臨陣；五處山城，雉堞頽圯，無一可恃之狀。承旨權大載以遞來後始達，請推，從之。仍命之曰：「今赴重鎮，守令不謹者一一啓聞，無如前日。」許積請對，啓曰：「尹鑑所陳兵車，先造數輛，牽入後苑，試爲親

覽。且兵書有火車之制，故訓局亦剏造。其制略如輅軒，當中設兩輪，上設五層板，每板穿十孔，每孔排鳥銃一柄，別以金簇木箭繫其端；燃火則五十鳥銃以次自放，制法頗妙。兵車三百乘，以火車間之，則足以臨陣禦敵。柳赫然決意造之，而但以物力爲慮。」尹鑄曰：「此是衛國大備，何計靡費乎！」戊午，引見大臣備局諸宰。尹鑄又與許積、權大運等爭迎勅事，兩不相下，殆同鬭閥。將退，鑄起而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大臣重臣皆以臣言爲非，殿下與此等人共國事足矣，留臣何爲！」上慰以毋辭。

三月朔己未，尹鑄又進密疏，請上勿親郊迎，翌日答曰：「前後所陳之事，予豈不知，今不可輕議。」庚申，清使壽西泰桑額阿達哈哈等到弘濟院。領議政許積、右議政權大運、都承旨沈粹往問起居後復命。上引見大臣及備局諸宰，積陳吳始壽所聞之言曰：「通官張孝禮在我國時居青坡驛，與尹堦同隊遊戲。今行到平山，請見尹堦，而堦不許，則直到堦處，呼小字，多出雜言。且曰：『聞陞資拜濟州牧使，何爲殺人而被拿』云云。仍問某相何事見遞，某相何事出往江上？且其兒時爲鄭致和所帶跟隨，故言致和、知和等事尤詳。彼人之洞知我國事情類如此，可駭而亦可慮也。且孝禮私謂始壽曰：『皇帝分付勅使，禮單所給鞍具馬及環刀，以鳥銃計直換來云。』此則渠輩欲爲私獻，而故爲托重之言也。孝禮且曰：『朝鮮事可恨。自有吳三桂叛亂，諸藩皆有所助，而朝鮮獨無一事。若於前頭使行送以數百柄鳥銃，則皇帝必大喜，永無疑阻之患。凡有所請，無不見從；朝鮮何惜而不爲』云云。其意蓋指城池修築事也。事雖

忿恥，如可以釋彼之疑而成我之計，則亦可爲也。」權大運曰：「豈可只信渠說，而輕送重器乎？」辛酉，上迎勅于慕華館，遠接使吳始壽請對，啓曰：「臣與彼人同行，觀其氣色，顯有疑我之意，輒曰：『天下勢如此，東國必薄待我，今果然矣。』且聞孝禮之言，三使中一人受皇帝囑付，專察主上賢否。且彼人以聖上春秋未壯，當有大臣贊助，而不能自斷機務爲疑；接待說話，自上宜親自酬酢。如有意外言及之事，必以明敏之人，差御前通事，使之臨機應對宜矣。且臣使譯輩探知再度致祭之由矣。行到龍川，孝禮曰：『皇帝以先王積年抱病之中，受制於強臣，每事不得自由，遽爾昇遐，倍加惻然。今此再度致祭，特是別恩』云。此非臣子所忍聞所忍道之說，不敢及於狀啓中矣。到金川聞黃海監司尹堦之言，則孝禮對堦亦及此說云。其言似不虛踈。而其言先朝之事者，亦所以致疑於今日，而有所審察也。」尹鑑曰：「彼之形勢孤弱，而我獨臣事，故今此再度致祭，必是結懽之意；豈以受制之故，施以別恩乎？其言似不近理。至於接待說話，待敵之道，固當強而示弱，明而示闇，何必示我英明，使彼忌憚乎？」始壽又陳禮單換銃事，及捐助戎器之意，鑑曰：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假人。我國火器，一可以當千，百可以當萬，實天下之利器，豈可輕易與敵。況彼之巧詐未可知也，雖給千金，烏銃則決不可給。」始壽曰：「所費不過數百柄，而得以修治城池，則豈不可乎？」鑑曰：「此乃不深思之言也。禍福存亡，在此一着，牢拒勿聽可也。」上曰：「當從容講定。」迎勅時，上具吉服，百官皆從吉。上先還宮。清使宣勅於仁政殿，往留南別宮。壬戌，清使致祭于孝敬殿。